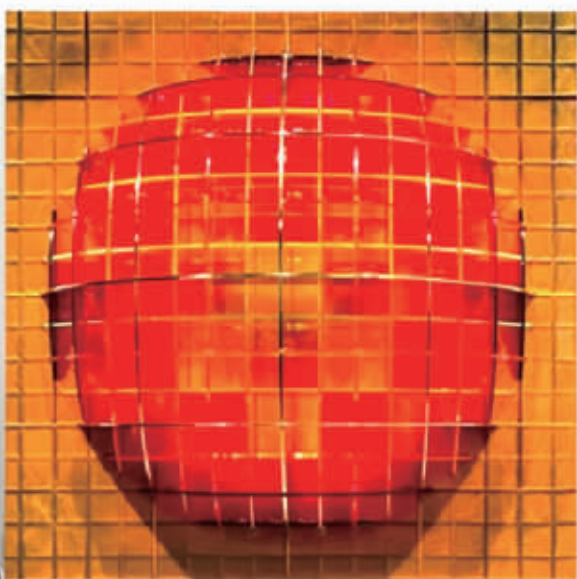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沈泳发



《光域·心》



《蓄力坚持》

从“犟少年”到央美博士：

我的雕塑是一场修行

■ 连考3年，终入央美

我从小学的是国画。高考前，有个特别要好的哥们儿铁了心要冲央美，我就抱着陪他一起试试的心态，暑假跟着到北京学了两个月素描、色彩。第一年我报的是国美的城雕，因文化分略低被拦住了。第二年我反而觉得，既然要考，就考得更难一点，于是改报国美的雕塑，结果还是没过。

到第三年，我那股不服输的犟劲儿彻底上来了，心想就再难一点吧，干脆去考央美。

当时老师们都说，我可能还得再复读三年才有希望。

我听得懂这话但还是想赌一次，甚至立下毒誓：“要是考不上央美，就从宁波最高的大厦楼顶跳下去！”没想到第一次考央美就考上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股非做成不可的心气，后来一直跟着我走，变成了创作里最耐磨的一颗种子：越难的东西越想把它做出来，做不出来就不算完。

■ 铁杵磨针，打磨内心

本科有一门金属材料课，所有同学都去玩焊接，我却选了最“笨”的方法——用砂纸手工打磨。

它慢，甚至有点无聊，但反馈特别直接：你偷懒一点，表面立刻就糙；你多磨一会儿，光泽就会一点点出来。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把手指粗的钢筋磨成九枚细针，动作单调到像在重复一段无声的日常，手上的水泡破了又起，老茧一层叠一层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没苦硬吃，但我知道那段时间我得到的，是耐心，是精确，是那种不靠捷径也能把事做完的硬度。

这件叫《忍》的作品，最终获得了全班最高分。

本科毕业作品《蜕》，更像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那段过渡。叛逆期的冲撞、别扭、想证明又不愿被定义，我把

所有情绪压进昆山冻石的篆刻里，再印到宣纸上。那些印痕像伤口，也像花开后的痕迹。直到现在，我右手拇指根那道缝了三针的疤还在，它不是用来讲故事的，而是提醒我，很多作品里真正重要的部分，往往来自当时的真实状态，而不是后来写出来的漂亮解释。



《忍》

■ 左手传统，右手当代

我从央美深耕传统雕塑的张伟教授，他带着我几乎把国内现存古塑看了个遍。麦积山佛像、南北朝造像那种“朴素有神”“恬静端庄”的气韵，不仅深深烙印在我心里，更成了我创作的底色。

后来我去了希腊雅典美术学院公派交流学习，西方古典雕塑的严谨比例、流畅线条给了我具象的全新冲击。当流连在欧洲美术馆，现当代艺术的先锋观念，又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多元创作的窗。

我长期聚焦于中国传统器物的当代探索，尝试将“错金银”技艺引入当代语境。很多人好奇，我为什么会把“错金银”这一古老金属镶嵌工艺和非常当代的“亚克力”凑在一起？其实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“错金银”是我的根，“亚克力”则是我的眼，在不断实验的过程中，这两种材质与技法的结合，生成了一种全新的视觉秩序。

就像在《蓄力坚持》里，金属做的箭矢带着传统的分量，而亚克力的轻盈又映出当下对艺术的探索，这一刚一柔、一古一今，恰好碰撞出了“冲突后的平衡”。

对我而言，雕塑不只是塑造形体，更是将“坚持”“美好”“希望”等抽象情感，通过材料与工艺化为可触可感的具象。愿我的作品能陪伴每一位在困惑中前行的人，于裂痕之中，寻得属于自己的光亮。

沈泳发

展览信息：

近日，“沈泳发：视角的熔铸”个展在宁波 NFCC 艺术空间举行，集中呈现2023年至2025年间创作的14件新作。展览以“炼金术”为隐喻，从物质、形式与精神三重维度，探讨传统与当代的融合。展览将延续到2026年1月9日，欢迎大家免费观展。

